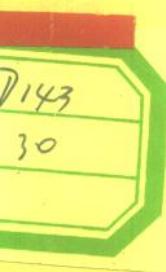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 关于战争与和平問題的 反动言論



民 出 版 社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 关于战争与和平問題的 反动言論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
战争与和平問題的反动言論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320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2\frac{3}{4}$ ·字数45,000
1964年4月第1版
196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1·807 定价(五)0.27元

出版說明

為着適應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需要，我們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目前爭論的幾個重要問題，分別編輯了一些資料，供讀者參考。

每個問題的資料分冊出版，冊數不等。但是一般都包括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老修正主義者的言論，現代修正主義的言論，帝國主義的言論或其它有關資料。

因為資料的數量很大，這次出版未能核對原文，譯文也未重新斟酌。如果正式引用，請自己負責校對。

我們希望讀者多提修改、補充、校正的意見，來信請寄人民出版社總編室。

625

編者說明

戰爭與和平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者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論戰的主要內容之一，也是當前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與現代修正主義者論戰的主要內容之一。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宣揚階級調和，主張階級合作，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這種思想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具體表現，就是社會沙文主義與社會和平主義。

社會沙文主義者掩蓋帝國主義戰爭的反動性質，支持本國資產階級進行侵略戰爭，直到參加資產階級政府，並和資產階級一道共同鎮壓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社會和平主義者抹煞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性質的區別，在反對一切戰爭的幌子下，反對革命戰爭，要和平而不要社會主義。列寧指出，社會沙文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原則上的一致性就在於，他們在客觀上都是為帝國主義效勞的奴才。不同的是，前者為帝國主義效勞是用“保衛祖國”這個概念來粉飾帝國主義戰爭，後者是用空談“民主”和約，大談“人道主義、博愛精神、

非人間所有的慈善心（和大智大慧）”来粉飾帝国主义和約。

現代修正主义者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鉢，他們美化美帝国主义，否认帝国主义是現代战争根源，反对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认为在資本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条件下就有現實可能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等等。这說明，現代修正主义者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背叛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投降帝国主义。如果說他們之間还存在什么突出区別的話，那就是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論和政策，是建筑在迷信核武器、实行核訛詐基础上的。它比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早已破产了的謬論，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和危害性。

为了帮助讀者认识現代修正主义者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的思想联系，进一步认识現代修正主义的反动实质，我們編輯了这本小册子。

我們根据列宁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从修正主义者的著作中选择了一些有关战争与和平問題的重要部分，按照內容分类，加上标题。

目 录

一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否认資本帝国主义是 現代战争的根源，宣揚在資本帝国主义制 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	1
战争和资本主义不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认为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統治地位，战争就是 不可避免的观点是再錯誤也不过的了	1
认为帝国主义之間战争不可避免，是迷恋于宿命 論的历史观，是根据傳統的陈詞濫調，而不是根 据对我们时代的考察	6
帝国主义对和平的危害是微小的，东方的民族意 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	8
最現代的資本主义、超帝国主义可以成为和平的 保障	11
世界經濟要求有世界国家，世界国家才能給我們 带来持久和平；无产阶级将在这种組織中夺得 权力	15
二 宣揚战争恐怖，夸大軍事技术的作用，反对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战争	19
战争将彻底地毁灭一切文明，留下来的仅仅是冒 烟的廢墟和腐烂的尸体；防止战争的要求使无 产阶级革命退居次要地位	19

即使一次微不足道的冲突，也容易引起一場能够 对一切民族和文化起毁灭作用的可怕的战争 爆炸	22
在現代技术条件下，任何武装起义都沒有成功的 希望	23
革命不会依靠大炮和机关枪，而是要通过民主和 人道来实现的；民主是一条最短、最可靠、最少 牺牲的通向社会主义之路	25
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都應該放棄武装起义，力求用 和平的方法取得独立	27
世界革命說教者的主要任务，就是使无产阶级自 相殘杀，用世界大战来做世界革命的序曲	30
三 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变帝国主义战争	
为国内革命战争	32
《共产党宣言》的“工人无祖国”这句話，已經丧失 大部分真理性	32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不是因为某种帝国主义爭端 而爆发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有同等权利和 义务保卫祖国	35
如果我們受到攻击，我們將进行自卫，我們決不 让祖国在危險的时刻孤立无援；在战争中同本 国的統治阶级实行合作罪恶最小	40
战争一旦到来时，不是选择帝国主义就是选择社 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非常荒謬的；想把世界战 爭轉变为国内战争簡直是发瘋	49
四 妄想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盟防止战争	53
三国同盟和俄法联盟組織起来的欧洲可以排除一 切战争	53

国际仲裁是世界和平的保证；締結仲裁條約的国家 之間永远可以消除战争的念头、战争的可能性	55
国际联盟是必不可少的和平工具；仅仅是国际联 盟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和平事业的伟大成就； 不要国际联盟就是选择战争	59
一旦美国在国际联盟中或者同国际联盟一起致力 于防止战争，战争就不可能发生	63
五 幻想帝国主义国家会停止軍备竞赛；鼓吹 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裁减軍备，实现永 久和平	67
軍备竞赛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资产阶 級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裁减軍备問題上 是共同的	67
軍备竞赛制造一种神經過敏，由于很小一点原 因，武器就会自动开起火来；或者是战争，或者 是裁軍，問題就是这样摆着的	73
裁軍节省下来的錢可以帮助落后国家，可以使无 产阶级获得比較人道的生活条件，可以贖卖資 本主义企业，以最小的冲突和痛苦从资本主义 过渡到集体主义。誰看不到这一点，誰就是瞎子	74
当第一个民族彻底裁軍，扔掉一切武器的时候， 人类历史就会展开新的光輝的一頁。那时任何 国家也不敢去进攻一个沒有武器的国家，不敢 去入侵一个已經抛掉武器的民族	76
只有普遍裁軍，才能推翻軍国主义的統治，在地 球上确立和平，給人們以欢乐，达到人人都幸 福，达到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	77

一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 否认資本帝国主义是 現代战争的根源，宣揚 在資本帝国主义制度 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

战争和资本主义不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統治地位，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是再錯誤也不过的了

不少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大战爆发后认为，帝国主义和掠夺战争是与资本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他們之中的大多数，特別是后来的布尔什維克，由此得出結論說，为了使每一个战争都成为不可能，我們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尽快地促使资本主义彻底結束。用其他方法不可能防止战争。对我们这些也坚决反对战争的人來說，这是一种暗淡的希望，不能肯定現在已經能够在全世界一下子就消灭资本主义了。假如战争和资本主义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做将是防止战争所必需的。光是

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中战胜资本主义决不可能保障和平。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二卷，一九二七年
德文版。

实行暂时联合政策的必要性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由于无产阶级除了为自己的阶级利益以外还为民主和和平而斗争这一点产生的，民主和和平是它获得解放的必要前提，同时其他阶级和人民阶层也像无产阶级本身一样迫切地要求这二者，而它们应当在无产阶级在国内取得胜利以前得到实现。有人认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有持久和平；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暂时的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是再错误也不过的了。

没有无产阶级的积极干预，民主和持久和平一定是不可能到来的。无产阶级是民主和和平的唯一可靠的支柱。固然，今天它已经能够动员比为社会主义斗争还要广泛的群众，在自己的领导下为民主和持久和平而斗争。民主和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先声，而它们的实现和维护同消除资本主义比起来更应属于我们当前的实际任务，虽然我们今天——只要有这种可能性——也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措施来导致资本主义的消除。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写于一九二八年），柏林一九二八年德文版，第十九页。

决议①作出结论说：不消除这些经济关系，没有社会

主义的胜利，战争就不会消失。人們沒有看到，如果这样說是恰当的話，廢除常备軍和粉碎政府的战争計劃就很少有补于事了。

決議所归結的思想包含一个很正确的內核：如果达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胜利”，如果在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中，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占了統治地位，那末任何战争危險都会消失，各民族之間的一切深刻对立就会消除。

但是，決議給这一思想作了一个很不恰当的表述，因为決議說，只要社会主义還沒有到处实现，战争就不可能消失，在这以前任何一种反对战争的行动因而必然是沒有成效的。这是一种极端主义，它同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而在此以前一切民主都是純粹的騙局的那种极端主义很接近。

实际上，在所有这一类討論中，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被理解得太简单了，太像空想主义者的理解方式了；空想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理解成一种在头脑里就設計好的、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不必費事馬上就可以树立起来的社会大厦。其实，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現成的社会建筑，而是一种由无产阶级、由它的需要、它的力量、它的手段所决定的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一发展方向上的有些机构，在

① 指第二国际一八八九年巴黎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軍国主义和常备軍問題的決議。——編者注

階級力量對比不變的情況下，能夠比其他機構早些建立起來。有些目標只有無產階級單獨感到很大興趣，還有另外一些目標，它們的實現對其他階級來說也是必需的。民主就屬於後一類，但是維護世界和平也屬於後一類。無產者在能夠完全實現自己的較狹隘的階級目標以前，能夠而且必須常常為這些目標而鬥爭，而且可以早些達到這些目標。

考茨基：《社會主義者和戰爭》（寫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之間），布拉格一九三七年德文版，第二九九——三〇〇頁。

在和諧的共產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從而在世界上根本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和平以前，未來諧和的最初微光可以安慰和照亮人們的陰暗、痛苦的生活。東方的雲彩在太陽升起來以前就已經染上了色彩，同樣，社會主義的和平也可以在社會主義徹底勝利以前宣告存在。幫助現在的一切和平力量，這是我們的任務，這是國際無產階級的任務。

饒勒斯：《和平聯盟》（寫於一九〇〇年八月七日）。《饒勒斯全集》第二卷《為了和平》第一集，巴黎一九三一年法文版，第二四二頁。

通過逐漸克服內部的社會對立和各民族之間經濟利益的對立，一定可以做到以秩序和法律來克服民族內部和各民族之間的敵對的經濟和政治關係。戰爭是解決這

些对立的一种粗暴的、不适宜的方式。目前的战争本身，将大大地有助于把这一观点铭刻在千百万没有经验的人的头脑里。暴力的生存斗争对于人类从动物状态的底层向上进化具有无限重大的意义，这固然是正确的，但是若干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家却由此而推论说，因此它对于未来的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这种主张就不对了。

在各民族的内部生活当中，个人之间用暴力消灭手段进行的生存斗争，已经可以在不使人的能力在体力方面发生退化的情况下根除掉了。同样，把过去那些残酷的方法从各民族之间的生存斗争中排除出去，也将是可能的。用毁灭性武器进行“争夺吃饭地盘的斗争”，应该在承认邻近民族都是人类整体中权利平等的成员的前提下，提高为技术和文化性质的竞争。取消毁灭性的斗争并不意味着取消力量的竞争。承认一切民族肉体生存的权利和提供现有的人类集团以充分的生活基础，并不会导致民族生存和人类生存的停滞。情况将是相反的。正像个人在精神和艺术上的高度发展只有在生存得到物质保证的前提下才会出现一样，各民族的渴求高度发展的文化力量，也只有在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得到保证之后，才能解放出来。

大卫：《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写于一九一五年），柏林一九一五年德文版，第一九一一—一九二页。

認為帝國主義之間戰爭不可避免，是迷
戀於宿命論的歷史觀，是根據傳統的陳
詞濫調，而不是根據對我們時代的考察

我們已經談到那種把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等量齊觀，認為兩者必然具有好戰性質，認為隨著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戰爭的危險性也不斷增加的看法。再沒有比這
種看法更錯誤的了。到目前為止從帝國主義只產生過許多殖民戰爭，但是沒有產生過一次歐洲強國之間的戰爭。它確實製造了不少戰爭危險，但是，在每一種情況下爭執的目標都沒有大到值得去為一次巨大的普遍戰爭花錢和冒險，而且工人羣衆的反抗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極大的。這
一種說法現在比過去更為貼切。帝國主義到處都处在防衛地位，已經沒有什麼新的巨大的戰利品誘惑它去同
一個歐洲敵人進行戰爭。在今天，工人羣衆對明目張膽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反抗比過去任何时候都更為強烈。正
在增長的資本追求特殊利潤、新的投資場所和壟斷的貪
欲近來找到了另外的、比帝國主義的方法耗費較少、危險
較小而同樣有效的方法。

如果說有人在今天還隨便談論帝國主義戰爭的危
險，那末所根據的是傳統的陳詞濫調，而不是對我們時代
的考察。不錯，在個別民族的資本家黨徒之間還存在着

冲突，但是，这些冲突还不够重大，还不至于要費九牛二虎之力去克服它們。

考茨基：《国防問題和社会民主党》，柏林一九二八年德文版，第二十七——二十八頁。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并不是和平的，它有战争冲突的倾向。但是，那些认为相互竞争的工业国之间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命运的人，离开了我們受过馬克思主义教育的同志們所必須采取的立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正确地警告我們，不要迷恋宿命論的历史观。当然，我們不能忽略，帝国主义具有暴力的本性，但是，驅使那些掠夺成性的国家相互之間进行战争的倾向，被另外的一些倾向抵銷了。这一类的現象并不是什么新鮮的东西，对于經濟和政治的演进予以这样的理解，对于我们來說是司空見慣的。无疑的，資本主义倾向于使无产阶级貧困化、增加劳动時間并压低工資，但是，无产阶级从来没有把这一点看成是他們不得不逆来順受的命中注定的事，反之，他們通过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去对抗那种多灾多难的倾向，而且是有成績的。马克思把爭得十小时工作日称作的原則的胜利，即使是帝国主义自身产生出来的战争糾葛也受到了遏制。各个国家的資本主义集团层出不穷地在国际范围内互相联結和交織在一起。它們认为：在它們之間分配一下世界的銷售市場，比进行精疲力竭的、結局把握不定的并且威胁着利潤的斗争，要有利得

多。現在，已經有国际铁軌辛迪加为例子了，屬於这个辛迪加的有德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比利时的、法国的、奥地利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以及俄国的工厂。……这样以来，經濟的依赖性就成为阻止战争挑撥者的一种因素。

胡果·哈阿茲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茲代表大会上关于帝国主义問題的发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第二卷(一九一〇——一九一三)第二三四——二三五頁。

帝国主义对和平的危害是微小的，东方的民族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

一九一九年的和約的确清除了許多垃圾，通过解放一批到那时为止還沒有独立的民族而带来了民主方向上的許多进步。但是在解放时絕對沒有征求过有关人民的意見。战胜国高高在上，按照自己的判断决定，由于憎恨、恐惧、实力的需要，在相当程度上也由于惊人的无知，他們的判断非常糟糕地被引入了歧途。某些恢复領土的要求固然解决了，但是常常是換成了新的恢复領土的要求。这种新的要求還沒有因为习惯而得到緩和，而是嶄新地形成的，它显然是由于粗暴的专橫而制造出来的，同时，被世界大战激动起来的群众对自决的要求也变得更加强烈了，仅仅因为这些，这种新的領土要求和先前的比